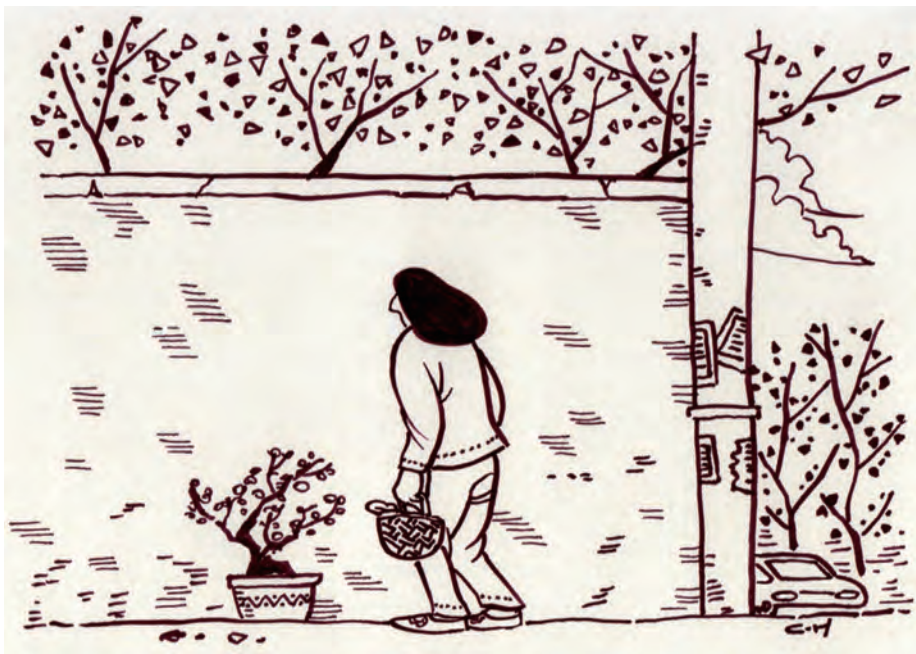


与母亲慢慢走

□ 赵文斌（上海，公务员）



漫画/崔泓

去年一月，母亲做了全胃切除手术，这是母亲这辈子的第五次手术。母亲一生都是“女汉子”，脾气倔强，做事风风火火，说话像开机关枪。前四次手术也都是很大，但没有撼动母亲顽强的性格。而这次几乎伤尽母亲的元气，母亲瘦掉十多公斤，瘦成风吹摇晃的老太太。

近日接母亲来上海小住。我白天上班，只有晚上和周末陪陪母亲。母子两人在月光下、日光里，在小区、街头，沿着河边，迎着晚风，慢慢走。边走边说说话，虽是一些家长里短，然而对我来说，是乡音，是母语，让我回到过去的时光。

农历九月十五，月光很好，铺满身边这条淀浦河。

母亲说：“还有五天就是你的生日。”

“嗯，我上大学后一直过阳历生日，今年的生日已经过了。”

“我只记得你的阴历生日，往年农历九月二十，我在镇江老家就做一条红烧鱼，炒一个蔬菜，煮一碗面，我一个人吃不了太多，算是给你过生日。”

母亲停了停，又说：“以后记住你的阳历生日。”

淀浦河连着黄浦江，此刻正涨潮，满月的潮水分外急，满载着沙子的水泥船逆流而行，发出费力的噗噗声，像一头犁地的老牛。水泥船开过，激起的浪花慢慢平息，才看见河里有人水拉网捞鱼。

岸边许多散步者停下脚步，叽叽喳喳看渔人捞鱼。鱼少时，游人发出惋惜声。当鱼儿在网中蹦蹦跳跳时，就是一阵阵响亮的惊呼声，有人说：“今天这个人发了一笔小财。”有人接话：“全部起网能卖百儿八十的。”

母亲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

个天已经冷了，在水里更冷，穿着防水服也不管用，凉气透过衣服，往骨头里钻。现在也许没有感觉，今后老了就遭罪了。”

母亲又叹了一口气：“谁有日子过，为了这百儿八十的受这份苦？”别人看到的是热闹，是收益，而母亲看到的是怜悯，是慈悲。

周末的午后。我与母亲在小区漫步，母亲冷不丁地说：“去年下半年，王旭健当村长了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，作为回答。王旭健是我初中同学，从小眯着眼，家境贫寒。人长大了，眼睛没有长大，但脑子活，慢慢富起来。四年前，他听说我回去，约我和几个同学吃过一次饭。

“人是会变的，你那个同学王旭健以前见到我，大老远地就打招呼‘赵文斌的妈妈’。当了村长后再看见我，要么当作没有看见，要么直呼‘赵百银’。”

赵百银是母亲的名字，她曾经当过15年中国最小的“官”——生产队队长。小时候即使家里吃糠咽菜，母亲没有将生产队一粒粮食带回家。记得有一次，村里有人想要一块宅基地，朝我家硬塞了一罐麦乳精，人家前脚刚迈出我家门槛，母亲后脚就把麦乳精甩出了门。

母亲接着说：“做人不要去做杂七杂八的事，不是自己的东西不会要。”说完以后，母亲脸上露出宽慰而幸福的笑容。

在母亲看来，无论贫寒，还是富裕，本分才能平安，平安就是最大的幸福。

一阵微风吹过，黄叶挣脱了枝头，在阳光下轻轻飘落。母亲随手接住一片，转动了几下叶柄，然后放在草丛中。那一刹那，我仿佛看见母亲年轻时的模样。